

麻辣烫

每到周末,我都会到菜市场逛逛。我喜欢那里的烟火气,对卖菜的商贩尤感亲切,他们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卖菜的情景。早年间,父亲除了在工厂里打工,其余时间几乎都在打理自家菜地。种菜对我们家来说太重要了,一家人的日常花销全靠山上的笋、田里的菜换钱来贴补。父亲种地的辛苦自不必说,母亲卖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寒冬腊月,户外的水已经结冰,披星戴月挖笋洗笋、择菜洗菜,我的手常常满是冻疮。

为了赶上早市,我和母亲凌晨三点就要出门。那时候没有路灯,天一片漆黑,我们吸着雾气,踏着露珠,肩挑手提赶往市场。刚开始,我还能跟得上大人的步伐。走了十几分钟,我便掉队了。母亲说,赶早市的人很多,早到才能占到好位置,她先走,

卖菜

□刘辉煌

让我在后面慢慢跟上,说完便大步流星地随大队人马去了。黑漆漆的山路上很快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咬牙坚持着走到一个小山坡,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从右肩换到左肩,实在走不动了只能放下担子歇一歇。黑暗、寒冷、孤独带来了恐惧,偏偏这时候我又想起《聊斋》,那有鼻子有眼的事,更加让我毛骨悚然,赶紧爬上担子狂奔起来。

我第一次独自上街卖菜是十岁那年暑假。那天正逢圩日,摊位早就被挤得满满当当。我四处寻找空地,竟没有落脚的地方。一位卖土鸡鸭的老人看着瘦小的我把青菜挑来挑去,觉得可怜,就把自己的担子挪一挪,腾出一点位置给我。

环顾四周,卖东西的人大多是我父母那般年龄,因为是第一次独立卖菜,我张不开嘴来吆喝叫卖,只觉得声音卡在喉咙里上下徘徊,酝酿了一次又一次,最终一句“买菜啦”像蚊子嗡嗡叫。几个妇女来到我的菜摊前,拿起青菜看了看,掂了又掂,又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询问青菜价钱,我

鼓起勇气,自信骄傲地说:“我们家菜用的都是农家肥,一斤三毛五,三斤一元钱。”她们嫌贵,悻悻地放下菜走人。看着她们频频回顾的背影,我喊道:“一斤三毛买不?”她们回头了,我终于卖出第一单青菜。一回生二回熟,很快我就游刃有余,到中午终于把一担青菜卖完。当我回家把卖菜所得的十八元七角五分钱交到父亲那结满老茧的手中时,父亲的眼眶红了,他和母亲说,这孩子能自食其力,饿不死了。

然而有一段时间,大概是读初三年到高三之间吧,我最不情愿、最为烦恼的事情,就是去卖菜。也许正值所谓的叛逆期吧,很怕遇到熟悉的老师同学,感觉这是很伤面子、伤自尊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给顾客称茄子,突然看到我的小学老师提着篮子来买菜,我瞬间耷拉了脑袋。眼看老师就要走近我的菜摊了,我便扔下手里的秤,赶紧躲进了身后的杂货店。老师到我菜摊里挑好茄子发现没摊主,便也大声呼喊:“这是谁的茄子,人呢?”之前挑菜的顾客也跟着着急地喊:

“卖菜的,再不出来我拿走了!”她那尖厉的喊叫声,简直像挺棍似的,吓得我脸发烧、腿发软。我多么希望她别喊叫,把茄子白拿走算了。我更生怕她追进店里来找我,恨不得脚下有个洞钻进去。谢谢地,她总算没有进店找我,而是扔下茄子走了,我的老师也一脸茫然地走了。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后来,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了我经常在市场上卖菜。我把我的不安和为难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孩子,我们不偷不抢,怕啥呢?你的学习成绩好,还能帮父母卖菜赚钱,大家该羡慕你呀。”母亲的话让我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天道酬勤,没有农民种田种地,哪来蔬菜和粮食?而且,事必躬亲方知难,有了卖菜的体验,我更能体会靠双手养大我们兄弟的父母的艰辛不易,也油然而生感恩的心。



容言,则日有所进;容事,则事无不成;容人,则人无不和。



卖土笋冻的阿婆

□吴云娥

想在老街上那位卖土笋冻的阿婆,总是要一些缘分的。她不像那些固定小店,晴天雨天都开门营业,出摊总带着几分随意。有时候你念叨着去吃一口,却不见阿婆的身影;可有时候天色将晚,她还在摊前坐着,倒像是等着某个晚归的人。所以每一次遇见她和那碗土笋冻,都成了平常日子里一场颇有意味的仪式,带着些许不期而遇的小确幸。

阿婆的土笋冻,总放在一只很普通的白色泡沫箱里,箱前贴着一张十分醒目的红字招牌:土笋冻。旁边是一个蓝色塑料筐,几小瓶调料整整齐齐摆放着:蒜泥、醋、酱油、甜辣酱、芥末……还有一张微微泛黄的收款二维码。

有顾客来,阿婆便掀开箱盖。土笋冻盛在白色塑料碗中,晶莹剔透,土笋若隐若现。咬上一口,冰凉透心,口感Q弹脆嫩,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质感。再配上专属调料,酸甜爽口,令人回味无穷。

这样的味道,一守便是二十多年。游客来了又走,只有她和她的泡沫箱始终在这里,静静凝成一道无声却温暖的风景。如今阿婆背已微驼,一头银灰短发沉淀岁月沧桑。

她做的是小本生意,五元钱三个土笋冻,这么多年未涨过价。你若要打包带走,她会仰起头问你路远不远,再颤巍巍从箱底捞出几块冰块,小心翼翼地码在袋子旁;若是现吃,她就拿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把圆滚滚的土笋冻剪成几瓣。阿婆说:“有人不敢吃土笋冻,小块可以浅浅地试一试。”

人潮散尽,午后斜阳洒落在她身上。她坐在小凳子上,静静看着眼前人来人往。若见地上有丢弃的牙签,她总会弯腰捡起,喃喃一句:“我捡起来,扫地的环卫工人就轻松一点。”

阿婆爱聊天,熟客一来,她便絮絮讲起家里的故事,讲起自己曲折的人生过往。我听着听着,总会泛起一丝心疼,可阿婆却格外乐观。这份乐观,也融进了她亲手调制的蒜汁里——她调的蒜汁堪称一绝,酸酸甜甜,恰如其分地吊出土笋冻源自大海的清甜。我曾尝过其他地方的土笋冻,滋味固然地道,可久而久之,我早已不再执着于口感“正宗”与否。因为我终于明白:我贪恋的,不是那碗土笋冻的胶质感,也不是那份鲜甜,而是阿婆的笑容,以及她用那双颤巍巍的手,给每一个顾客留下的温情。



别人的老公

妮妮未婚,这天她发了条朋友圈动态:“挺羡慕你们这些女人,都有老公养着。不过呢,我让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会被骂。”

这条内容被妈妈看到了,她气呼呼地对妮妮说:“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

默默喜欢你的人

大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明天我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一个默默喜欢你的人。”

大强暗自纳闷,难道有姑娘暗恋自己?他打电话过去,听筒里却传来提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于是他给那个号码充了话费。再打过去,电话通了,大强还没开口,只听一个浑厚的男声响起:“哥们,谢谢啊!”

捂耳朵

彤彤刚打完耳洞,怕伤口沾水,特意去理发店洗头,全程一直紧张地捂着耳朵,生怕进水。

吹头发时,理发师实在忍不住,轻轻掰开她的手,小声说:“别捂啦,放心,我绝对不会劝你办会员卡!”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天台风景

□张族浩

沿着天台缓步观景,景致极富层次。远处是连绵群山,与天际线浑然相融,恰似一幅朦胧淡雅的水墨画。稍近,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各式建筑风格错落林立,不知凝结了多少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与匠心独运。再近处,则是形态各异的屋顶:圆形、方形、尖顶、平顶、弧形,有的带钟楼,有的筑小亭,有的竖着尖刺般的避雷针,色彩亦是斑斓,金黄、纯白、朱红、宝蓝……俨然一座座屋顶大观园,令人目不暇接。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城市的风光画卷,不觉间触碰到了城市的肌理:在这林立楼宇间,每天上演着怎样的家常故事?在这座偌大的城里,又演绎着怎样的人间烟火?

独自立于高楼之上,极目远眺,心游万仞。一阵“嗡嗡”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是一架

白色飞机,正飞越城市上空。循声抬望,万里高空,飞机渐渐缩成一道白线,凝望片刻,终穿云而去。这时,身后传来清脆的钟声,是某座高楼顶端的钟楼准点报时。悠长的钟声如一波波荡漾,向四方传开,为需要知晓时间的人,送去一声温柔提醒。钟声渐歇,又响起阵阵鸟鸣,只闻其声,却不见飞鸟踪影。它们是何种禽鸟?是与我们一同安居于此,还是途经此地、稍作停留便奔赴远方?无从知晓,只余下无尽遐想。

思绪纷飞间,我在这开阔天台上忽然生出运动的兴致。先做几组热身,活络筋骨,再随心所欲地击拳踢腿,不必计较是体操还是拳法,尽兴便好。微微出汗后驻足歇息,忽见不远处的天台有人影晃动:对面楼顶,两个孩子捧着零食,边吃边嬉笑玩闹;斜对面楼顶,一位长白衣的女

孩正翩翩起舞,身姿优雅。或许,就在我方才舒展手脚的瞬间,也被更高处天台的人默默注视着。

现代诗人卞之琳在《断章》中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同理,你在城市天台看风景,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离开天台时,内心满是满足与快意。古语有云:安乐之本,在身无苦痛,心无纷扰,尤贵与己相安。这偶然登临的天台,让我在城市上空,收藏了一片无垠风光,也收获了一份澄明心境。我们平日奔波忙碌,或许正是为了证明,只余下无尽遐想。



临近日落时分,爱人唤我上天台,帮忙收回晾晒的棉被。看书许久,已觉疲倦的我欣然领命,径直往天台走去。

天台的辽阔,来得猝不及防。一下午拘在书页间的视线,忽然被毫无保留地铺展向天际。我举目望去,晴空澄澈湛蓝。想起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写道:“向院子一坐,你能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身为南方人,我很难想象北方那碧绿的青天,想来,我还是更偏爱这蓝宝石一般的天色。

夕阳像一轮温润的白球,柔和而不灼人。站在天台上,沐浴着暖阳,身心俱畅。角落里,几盆无人问津的植物,兀自长得肆意自在。风也格外自由,时而从耳畔轻拂而过,时而又顽皮地绕上一圈,只轻轻掀动额前的发丝。这方天台,静谧悠闲,宛如繁忙都市里一处偶然留存的空隙,让人顿生超脱之感。



女儿晃着手手机凑到我身边:“妈,咱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装修特别有格调。我刚短视频,看到好多人去打卡,做的发型都很出圈。现在流行那种自然慵懒的大波浪,你看你这头发,长得又长又散,没一点造型,去烫一个肯定好看!”

我笑着摆了摆手:“算了吧,我可驾驭不了那些时髦发型。我一烫头发,颜值就垮了,还是清汤挂面式的直发最适合我,简单又自在。”

说到清汤挂面式的头发,记忆里那些和理发有关的细碎往事,就像被风吹起的发丝,轻轻飘了过来。最难忘的,还是小时候那次让我哭了好久的理发糗事。

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留着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那时候的我沉静寡言,不怎么爱说话。据说在学校里,唯一能引人注目的,便是我这头又黑又亮、垂到后背的长发。只是母亲每日格外繁忙,既要操持家务,又要

理青丝

□留婉珍

照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每天一早,还要花好几分钟给我梳头,编麻花辫或是扎两个羊角辫。也正因此,常常因梳头耽误时间,我上学迟到了也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天早上,母亲又在给我梳头,看着我散落的发丝,她叹了口气说:“把头发剪了好不好?这样我也省事,你上学也不会总迟到。”我当时一听,仿佛天要塌下来一般,头摇得像波浪鼓,一个劲儿地喊:“不行,不行,我不剪!”可那时年纪太小,根本说不出像样的理由,最终还是妥协了。

理发店里,理发师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几声,我缎子般顺滑的长发,便伴着泪水落在了地上。最后剪成了刚到耳边的短寸男孩头,丑得我都不敢抬头照镜子。我为心爱的长发哭了三天三夜,走到哪里都低着头,生怕被旁人笑话。

从那以后,我便一直留着短发。直到小学五年级,才慢慢留起盖住耳朵的蘑菇头。那时候蘑菇头正悄悄流行,班里几个同学也剪了同款,我才慢慢接纳了短发的模样。

读中学时,街上开始流行烫发。班里女生烫了蓬松的菜花头,格外时髦,我也动了

心思。攒了两个月零花钱,和一位同学在学校附近找了家理发店,烫了同款菜花头。未料第二天上学就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批评,说学生应当朴素大方,不能追逐时髦烫发。我又羞又愧,当天就跑去理发店,把烫卷的头发全部剪短削薄,任由头发自然生长,直到长及披肩。那时候,身边人都说,长发披肩的我最好看,清汤挂面,眉眼清秀。

参加工作后,身边同事都很注重形象,烫发、染发是常态。看着别人烫大波浪优雅又时髦,我也忍不住跟风,烫了一头大波浪。可我的头发又黑又浓密,烫完之后格外蓬松,像个毛茸茸的狮子头,丝毫没有优雅气质。

从那以后,我便彻底打消了烫发的念头,重新留起清汤挂面式的直发,披肩长度,不烫不染,简单梳理便清爽耐看,也最适合自己的。

后来有一阵子,工作格外繁忙,每天早出晚归,连好好梳头的空闲都没有。看着乱糟糟的长发,只能忍痛割爱,找理发师剪了一头利落短发。剪发那一刻,我望着镜中略显陌生的自己,悄悄对自己说:“没关系,头



(CFP图)

发总会长长,等忙完这一阵,再留回我喜欢的样式。”

窗外依旧艳阳高照,微风轻拂耳畔,仿佛又听见儿时母亲为我梳头的声响,万千发丝在记忆里轻轻飞扬。都说长发三千为君留,而我的长发,只为留住岁月里最朴素、最自在的自己。

如今再听女儿说起各式时髦发型,我依旧不为所动。因为我始终明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清汤挂面般的直发,已然陪伴我走过半生烟火岁月。

养鸟记

□陈丽城

带回家的头等大事,便是为它取名。我与女儿各写下两个名字,折成纸阄,以抓阄定夺。第一抽,是我取的“张飞”,寓意展开翅膀、自由翱翔,女儿却连连摇头不愿;再抽阄,仍是我起的“啾啾”,她依旧不肯允许;待到第三回,终于抽中她写的“牛奶”。只因这鸟儿一身白羽,温润莹洁如牛乳,她当即拍手雀跃:“就叫牛奶啦!”

自此,我们开启了与小鸟相伴的日常。我和女儿翻看各类养鸟攻略,网购了更大更宽敞的新鸟笼,特意不配置鸟巢,怕诱发它求偶繁育的天性,只安放一根栖木与一架小秋千,供它日常嬉戏。笼中常备五谷杂粮与纯净水,纯净水每日更换,保持清新纯净。笼底铺上纸巾,日后清理鸟粪只需换纸即可,十分省心。因鸟食以小米为主,“牛奶”的饮食清淡单纯,排出的粪便墨绿洁白,竟毫无异味。

初来的头两天,“牛奶”时常浑身炸毛,

活像一只圆滚滚的毛球。我们心知,这是它身处新环境的惶恐与不安。我和女儿只静静备好食粮清水,不去惊扰,默默等待它放下戒备。不过三两日,它便渐渐放松下来,安然站在栖木上梳理羽毛,时而舒展小翅膀慵懒伸腰,憨态可掬。

都说独鸟亲人,双鸟只恋同伴,我们只养了一只。头半个月里,“牛奶”昼醒夜静,日间心情愉悦时,便啾啾婉转鸣唱,任由我们轻抚羽翼、摩挲头顶脖颈;入夜便安静缄默,若刻意逗弄,它会轻轻啄咬以示不满,力道轻柔,反倒像在撒娇。我和女儿也默契十足,不在夜晚打扰它休憩。

这小鸟作息格外规律,清晨六七点钟便放声欢歌,夜幕垂落便安静栖息,早睡早起,自律得令人称奇。周末我们想赖床多睡会儿,便会在临睡前给鸟笼蒙上一块遮光布,让它清晨多安睡片刻,也为我们换来几分晨起的安宁。



近来家中添了一位新成员——一只通体雪白的虎皮鹦鹉。原本我心向往之的是黄化玄凤,它一身鹅黄软羽,两颊晕着腮红,模样娇憨可爱。可小县城为数不多的花鸟店逛了个遍,售卖的大多只有虎皮鹦鹉。十岁的女儿一踏进花鸟店,便被那群叽叽喳喳的小生灵深深吸引。她兴奋得连声惊叹,两眼亮得发光,不仅目光挪不开,整个人像钉在原地,再也不肯挪一步。

她一眼便相中了这只白虎皮鹦鹉。众鸟挤挤挨挨、喧闹扎堆,唯有它孑然立在笼中最高处的栖木上,自带遗世独立的气韵。这鸟儿生得极好:翅尖晕着渐变灰黑,腹间隐隐透出一抹淡蓝,通体主色纯净无瑕,不染半点尘埃。脖颈间几缕灰黑羽毛,天然勾勒出一轮规整的小月牙,精巧灵动,恰似造物者的妙笔天成。